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

緣裡的呼喚：鎖定草原、立足草原，為草原定格美的瞬間！

勇猛無比，無所畏懼！  
蒼穹與曠野一次又一次的撞擊，逐漸轉化成一種格日樂血  
——蒙古騎士，草原的守護者。

## 趙本山挨批，不冤

李北陵

趙家班的小品《捐助》，一一亮相後，換來的是觀眾的搖頭。

王菲復出，原本只是為了滿足歌迷們「總算看到王菲又出來啦」的願望，唱得如何，是個次要的問題。所唱《傳奇》本非高傳唱度的歌曲，整個節目不精彩不足為怪。並非迷的觀眾搖頭，盡在意料之中。小虎隊重聚，雖然三首經典老歌唱得頗為投入，能夠勾起七〇後們的記憶，滿足足重拾小虎隊風采的願望，但歲月不饒人——青春不再的面、略顯走形的身材、並無特別亮色的演出，即便虎迷們不心生「英雄老矣」之憾，觀眾們大失所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惟獨趙本山挨批，我看可以引起普遍的共鳴。

從媒體報道看，趙本山挨批主要是因為《捐助》的演出存在三個瑕疵：一是認為在《捐助》演出中，小瀋陽毫無亮點，不但表演平平，也沒有讓觀眾記憶深刻的台詞；趙本山的其他幾個徒弟，除了偶爾有幾個包袱外，也基本沒有去年小瀋陽的表現；小品的名字叫《捐款》也名不符實，應該乾脆改為《搶寡婦》；小品演出中大量植入廣告，更是令人反感，這表明趙本山「心思光在掙錢」。

但我看，趙本山挨批，更在趙本山辜負了觀眾的期待。其一，牛氣哄哄的趙本山，一會聲稱小瀋陽「先不上」，一會又說小瀋陽「真可以上」，一會又稱硬拽小瀋陽上春晚是「爲了堵大家的嘴」，甚至狂言「反正好看不好看大家都得看」，儼然一副「捨我其誰」的腔調。而今演出下來，雖然「總體保持了以往的水準」，但卻「不夠出彩」，「未取得預期的熱度」，這能不讓觀眾越想越反感？

其二，趙本山爲將小瀋陽拽進春晚，不惜修改劇本，將原版的記者角色「一分爲二」。結果，扛攝像機的記者，基本屬於「啞巴演員」，成爲一個多餘的花瓶擺設。而小瀋陽扮演電視編導，雖然不再娘娘腔，也不再穿蘇格蘭裙褲，但在改變風格的同時，卻也失去了本來的個人特色，在演出中毫無可圈可點之處。這即便不是頭腦發熱的決策失誤，也多少顯出趙本山自私的一面——爲趙家班的利益，竟然置觀衆的需求於度外。

其三，趙本山爲刻意捧紅另一個徒弟，情願退居二線，在旁邊做「捧」的角兒。儘管，從春晚現場看，王小利的演出不算差，委實將一位一肚子委屈的農村大爺演繹得入木三分。但是，過於土俗的扮相，一口吐詞不清的方言，讓趙本山這位「親家」沒有如願地大放光彩。聯想到小品中過多植入生硬廣告，不禁讓人心生疑問：趙本山此前發出「王小利今年能火」的預言，究竟是爲培養接班人，還是利令智昏爲圖再養一隻下金蛋的雞？

然而，春晚畢竟不是趙家班的大戲院。全球觀衆都看到，現場直播趙家班小品時，鏡頭切換到一位女觀衆正打哈欠。這或許從一個側面表達了觀衆的態度：趙本山挨批，一點不冤。在春晚舞台出現了十九年的趙本山，可別爲功利心太強而失去本色，失去觀衆！

**域外漫筆**

湯姆過去爲我校工作，是個資深木匠。可是他也會油漆，懂機械和電工，是個能幹的小工（handyman）。第一次見到他，他就驕傲地告訴我：「我是一九二五年生的」。老年人和孩子在這方面是一樣的，對他們來說，每長一歲都是極有意義的一個重大勝利，反而是夾在當中的青年和中年人老要哀嘆光陰似箭，緊張自己是否又長出了一條魚尾紋。和湯姆相識純屬偶然。自此本地能源公司來檢查過我家的用電用水取暖製冷裝置之後，我就想找個人把門窗的間隙封閉一下，加強房子的密封性。去問爲我除掉雪的當地老人羅素，他介紹了湯姆。初次和他通電話，我察覺到對方似乎上了年紀，有點重聽。等見面，只見他身材瘦小，面頰像風乾的核桃仁一樣滿是皺紋。不過氣色還不錯，目光也很有神。一聊，才知

## 她爲草原定格美

薛星華

近來，中國內蒙古脫穎而出了一個年

輕的蒙古族女攝影家——格日樂。

樂從小在城市裡長大，遠離草原，不懂蒙古

語，沒有穿過蒙古袍，然而她血管裡流淌着

游牧先人的血液，注定了「我和草原有個約

定」。是攝影藝術將她帶到了魂牽夢縈的草

原，是草原母親將這個蒙古女兒擁入了她的懷抱……

二〇〇六年冬季，格日樂隨內蒙古攝影家參加首界錫盟東烏旗冬季那達慕，那是她第二次踏上草原，第一次拿起鏡頭拍攝自己的民族。

她驕傲的白雪覆蓋着茫茫的草原，極目遠方，與天相連，草原的冬天變成了童話的世界，和五顏六色的春夏秋相比草原純潔無瑕，蔚爲壯觀。蒼天與大地爲舞臺，牧人與駿馬是主角，摔跤、射箭、賽馬是傳統節目——那達慕，蒙古人的狂歡節，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草原上，牧人們神勇無畏、矯健頑強，彰顯了蒙古民族的偉大，濃縮了草原文化的精髓。那種震撼，強烈地撞擊着格日樂。她拿起鏡頭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……

采風。每一次踏上草原，她就都像個重投母親懷抱的孩子，對着母親深深呼吸，贪婪的吸取母親給她的靈氣和力量。一拿起鏡頭，就全身充滿力量，感覺自己是個遠古的蒙古騎士，勇猛無比，無所畏懼！

蒼穹與曠野一次又一次的撞擊，逐漸轉化成一種格日樂血緣裡的呼喚：鎖定草原、立足草原，爲草原定格美的瞬間！



牧歌（攝影）

格日樂

」。陰曆歲首借用「春節」名後，其辭舊迎新的內涵又融入了迎春元素。且因節氣之「立春」也處於廣義的「過」年期間，立春習俗也多「混淆」到春節中。

甲寅可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「春節」。京城街頭賣對聯的老秀才也隨即把橫批「一元復始」改成「五夜回春」「萬象皆春」。原來立春日「咬春」的春餅、春卷，也演變成北京的春節小吃。正月初一穿戴整齊出門「走春」，則來自立春的郊外踏青。

「看看影戲，賀貢新禧，看看《空谷蘭》，運道立刻來。」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丙寅新春，上海中央大戲院年初一上映明星公司新片《空谷蘭》作開台戲，包天笑編劇、新星胡蝶出演。海報上這幾句廣告詞，顯示出這部以「團圓」結局的連本家庭倫理情節劇成了典型的賀歲片。

由春節劇場演出傳統年戲發展而來的看中外電影，成爲這一時期大城市的春節新民俗。「全球馳名滑稽大王」查爾斯·卓別林上年底拍竣的「生平第一傑作滑稽喜劇」，號稱「長一萬尺，全十大本」的《淘金記》（The Gold Rush），也特意選擇這年春節在中國首映。

有意思的是，這部以流浪漢查理既成富翁又抱得美人歸爲結局的喜劇，不僅同樣順應國人大團圓的年節心理，還特意爲適應春節檔期放映，起了個吉祥如意的中國片名《財運亨通》。上海大戲院廣告稱，「……中國古話說，和氣生財，諸君看見這本喜劇，定然呵呵大笑，歡天喜地，一團和氣，今年的財運一定亨通。」影片中煮食皮靴、小包面舞、查理變火雞等忍俊不禁的鏡頭，成爲那一代丙寅新春的標誌記憶。

而在江浙鄉間，晚清時期盲藝人「唱新聞」——來自城市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，也延續至今，成爲獨特的鄉間年景。

「戰友們，回到前線去，守土是我們的本分，戰場是我們的家。」二十世紀第四度寅虎（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戊寅，民國二十七年）蒞臨人間，正值抗日戰爭「防禦階段」，田漢發出這樣的呐喊。

節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，日軍佔領南京，發生了慘絕人寰的「南京大屠殺」。大公報大年初一發表頭條社評《春節念受難同胞》，說，「今天是春節，我們在後方的人們想一想，我們幾千萬在敵軍佔領區的男女同胞，今天在什麼境遇！……除過暴匪未到的鄉村以外，都焦土化，枯骨化，奴隸化了！」

當年因故一度滯留南京的美國《芝加哥每日新聞報》記者司迪爾，用「地獄般的四天」，形容南京城「圍城」與「陷落」後的見聞。

同樣淪陷的無錫、常熟，那年初一馬路上也沒有人敢出門「走方」接神，「因爲無論朝哪一方走，碰上的都是魔鬼」。

著名民俗學家鍾敬文述及抗戰以後中國社會的「歲尾年頭」說，「舊時那種安詳的、莊嚴的、甚至於神秘的新年的情景，即使在怎樣偏僻的小市鎮或小村落裡，也不容易完全保留了。」

「人民隊伍，過黃河渡長江，逾嶺出塞，所向無敵；解放陣容，轉乾坤驚天地，排山倒海，當鋒者靡」。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七日，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春節（庚寅），被一隻精神抖擻的寅虎引領人間。濟南鐵路局職工寫出這樣一幅長聯贈給駐地解放軍。

「三陽啓泰、五星聚奎」、「春欣回大地，人慶作新民」、「將革命進行到底，把國家建設成功」。更多見證新國新民新氣象的大紅春聯成爲這年鮮明的記憶。（上）

李忠國

## 飛虎流年——二十世紀九度寅虎年記事



國人喜以「躍」「驟」「嘯」等有力度和活力的字眼，表達心目中祈福辟邪的猛虎對於時空跨越之迅疾與姿態，如龍騰虎躍、龍馳虎驟、龍吟虎嘯。更有「如虎添翼」之喻，所謂「飛虎」。

二十世紀第一個寅虎年來臨，回望上世紀歷經之九度寅虎，飛越百年，地覆天翻，時移俗易，諸多流「年」往事，似不可同年而語。

「朱砂箋紙貼春聯，柏枝冬青插兩邊，歲歲風光爭此夕，只遲年夜便新年。」「城門徹夜不會關，向曉香車水一般，何事燒香周十廟，任人環繞看雲鬱。」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，二十世紀第一隻寅虎（壬寅，光緒二十八年）蒞臨人間。從這些流傳於滬浙一帶的除夕、新正竹枝詞依稀可見當年景象。

那時正月初一還不叫春節，沿襲着漢武帝頒行《太初曆》歲時恢復的夏代以正月初一爲「元旦」的傳統。雅稱上日、歲朝、年禧、新年。

不同於滬浙等地「歲歲風光爭此夕」的緊迫，北京人「過」年注重的是「過」程——從每年臘月初八起，跨過來年整個正月，直到二月二，龍抬頭止。京城的竹枝詞說，「冬青柏枝買幾扎，年米年糕碗內插，寫寫意意等過年，誰說過年活急煞。」剛交臘月，京城街頭巷尾就傳來備年用品的叫賣聲：「畫來！買畫！」「供花來！買供

花！」「松柏枝兒來，芝麻桔兒！」「絹花兒來，紅石榴花兒！」

細心的人家還準確計算出要保證水仙正月開花所需的時間，在臘八前後將買來的水仙根塊挖好入水。

「山廬壞隔，民不染他俗」的徽商故里徽州，初一早上還保留着全家吃早茶、品普洱市麵，謂之「常常利市」的傳統。早茶每人兩杯，先苦後甜，意在苦盡甘來；利市麵嘗嘗即可，意在「長長利市」。

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再逢寅虎（甲寅），已是中華民國三年。有收藏者在網上展示作於這年的彩燈殘片：畫面上一位高領長襖的少婦手扶長杆，爲孩子秤體重，秤盤上的淘氣娃如蠻顛躊躇。背景是一道竹籬、幾枝梅花。這種正月初七（人日）「秤人」的過年習俗自古流傳——其不同往年的看點，是那幾枝梅花新添的「迎春」意義。

原來，陰曆正月初一的本意是「歲首」，借以除舊迎新、祛邪祈福。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爲「期與世界各強國同進文明」改用陽曆，表示陰曆正月初一「歲首」意義的「元旦」之名讓給陽曆。民衆普遍難以適應，一九一三年北京（民國）政府內務部提議另以陰曆正月初一爲「春節」以通俗便民。大總統批准後，一九一四年正式實行。

由於「春節」原本是二十四節氣之首「立春」的名稱（如宋人尤袤《全唐詩話》王起）「既遇春節，難阻良遊



天光（攝影）

格日樂

道他竟然已經八旬高齡。我有些猶豫，不知是不是該請他，不知他身體是否吃得消。想我的祖父也是他這個年齡，可是已經在家納福幾十年了，哪會到處給人打小工。可是湯姆非常熱愛工作，他告訴我，那天下午他要去幫一個表親打一個裝垃圾箱的小車，因爲這位表親據說「什麼事都做不好」。第二天才八點多，我還沒去上班，他就興沖沖地上門來了。檢測了一番窗門，他說只需要把西窗外牆上的一條裂縫封上就好了。門框上的封閉條雖然略有一點殘缺，卻無大礙，只要敲敲嚴實就行。看着他慢慢地爬上爬下，興致勃勃的樣子，我也不好掃了他的興。他又變戲法似的掏出一塊正方形的小木塊，一面磨光打上了漆，另一面有一個小小的釘子。湯姆說這是剝刺熟雞蛋的好工具：只要煮蛋前，把木塊帶釘的那面抵住雞蛋的大頭，用調羹輕輕敲擊，小釘就會在雞蛋上打出一個小口，這樣煮熟的雞蛋會非常容易去皮。我有點懷疑，問他

「那用水煮時，雞蛋不會漏出來嗎？」「不會，」他說，「大頭和蛋清黃之間本來就有空間，孵蛋時那是小雞呼吸的地方。」又長見識了，誰讓我從小是都市人，四肢不勤，五穀不分呢。下午回家，湯姆已經在西窗外釘了一轉細木條，漆上米色漆，又用填料密密地封上了原來那條裂縫。見到我，他很自豪地說他特地挑了和房子本色相配的油漆。我一打量，確實做得挺細，粗看根本不會注意到多出來的木條。第二天湯姆來送帳單，不算材料，四小時工作他才收三十塊錢，實在是要價太低了：須知這裡的人工很貴，上次鋸掉一棵樹就花了我九百元。臨走，湯姆又拿出一個三寸見方的綠色塑料小筐，裡頭是紅得像瑪瑙似的滿滿一筐覆盆子（raspberry）。「我今天剛從院子裡採的，給你嘗嘗新，」他說。

（《小鎮人物誌》之二）

劉開生

順德廚師移居香港。據資料記載，當時晚上七時後，在中環和上環幾條橫街的店戶兩旁，擺食桌數張，開爐炒菜。

香港茶居商會主席（茶樓大王）梁澄川和現任香港茶居商會主席唯靈都是順德人。香港現在的「十大名厨」，其中兩位是順德人。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不少

順德廚師移居香港。據資料記載，當時晚上七時後，在中環和上環幾條橫街的店戶兩旁，擺食桌數張，開爐炒

菜。西哈努克親王、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女王、英國總理麥克米倫、俄羅斯總統葉利欽、日本明仁天皇等國家元首做過順德廚師的壽辰。

順德市是粵菜的發源地。早在十八世紀末期，順德

麵點師李成文均爲長垣人。

迄今爲止，我國內地經國家烹飪協會認定冠名的「廚師之鄉」共有四個。分別是河南長垣縣、廣東順德市、陝西藍田縣、安徽績溪縣。

長垣縣自古就有尚廚之風，民間素有「長垣村婦善國廚」之說。

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北宋，長垣就形成了宮廷菜、官府菜、市肆菜、寺

庵菜和民間菜五大菜系，主要工藝以炸、溜、煎、炒、蒸、煮、燜、烤、燉

等為主。

明清時期，許多王侯侯爵官僚商賈、達官貴人、文人學士大都

喜歡僱長垣廚師。

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西安市政府首次命名的十三名烹飪師中，藍田籍廚師就有七名：一九七八年，陝西省政府授予的十名「特級廚師」，其中四人籍

貫藍田。藍田籍名廚侯治榮製作的「五鳳捧壽」、「八仙過海」，烹製了「金邊白菜」、「泡油蟹」等十道佳餚，味道鮮美，香醇濃郁，盡是順德風味。

慈禧遂令李爲行宮御廚。辛丑年四月

順德廚師就換出外國領導人。

當時社會上流傳着這樣一句口頭禪：「要找藍田鄉

籍廚師善於